责任编辑：王勇 编辑：校红 版式：熊东燕
2026年11月2日 星期一

小川寻幽记

■肖凡

尘世奔忙久了，人便总想寻一处安放身心的地方。从十堰城区向西出发，大约二十五公里，便进入茅箭区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沿着新铺就的五赛路蜿蜒向前，穿过闻名远近的百米杉树林。杉干挺拔林立，日光自枝叶间筛落，在柏油路上铺下斑驳光影。转过几重山弯，小川村便静静铺展在山谷之间。太白溪自群山奔涌而出，穿村而过；这条溪水承秦巴余脉灵秀，浸润着郧阳大地久远的风雅。《诗经》一脉的山野歌谣，曾在此随风传唱；溪水也滋养着本地绵延不绝的黄酒烟火，山民汲溪酿醇，一水牵起古雅文脉与人间滋味。

小川村本就不是寻常村落，坐落在赛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七万多亩原始阔叶林与巴山松林连绵铺展，一千多种植物、两百余种野生动物在此栖居，称得上一座天然的山林博物馆。相传李白曾游历此地，穿村的溪流便得名太白溪。沿着溪岸崖壁，数十位国内书法名家留下摩崖石刻，“太白岩”“清溪映霞”“太白凌风”“大块文章”等大字镌于山石，或雄浑厚重，或飘逸潇洒。一千二百米溪岸崖壁，便是藏于群山之中的露天书法展厅。古柳树、佛爷岩、菊苑、金桥，当地人凝练出小川八景：春有金桥晨曦，夏有太白凌风，秋有菊苑秋月，冬有川上晴雪，四时风物，各有风姿。凤鸣山居就安落在这片山谷一侧，背倚青山，俯临溪谷，揽尽小川的山光水色，也承接这片土地沉淀已久的人文气息。

车行至山庄门前，开阔山景扑面而来。山庄依山顺势营建，不刻意铲平山体，顺着坡势高低错落铺展院落。白墙素瓦，木构廊檐，摒弃繁复雕饰，以简约形制融于山野。院前一方平整广场，几株乌桕、野栗、柿树自在生长，弯弯的柿树枝桠横在小桥上面。桥下溪流潺潺，似琴声空灵悠扬，如珠落玉盘，百转千回。树下安放石桌石凳，客人停下车，便可小坐片刻，安抚一路颠簸的心。抬眼远望，层山叠翠：深绿是老松，浅绿是新生阔叶林木，间杂几丛迟放山花；山脚下连片茶园铺陈，五百多亩茶田顺着坡势逐级而上。

时至深秋，茶丛沉为浓绿，田埂野菊、野蔷薇赶着霜降前的最后一抹暖色，自在盛放，尽显野花蓬勃之态。山谷间民居如星辰般点缀其中，太白溪在林木缝隙间闪出一线银光。偶尔几声鸡鸣犬吠自对岸村落飘来，才恍然知晓，这里并非杳无人迹的空山，而是山野清风与人间烟火共生之地。步入凤鸣山庄临廊烹茶，溪山入望，赋一阕助兴：浣溪沙·小川凤鸣山庄

一路杉阴入小川，清溪石上抚琴弦，翠崖千尺凤鸣前。

廊下烹茶云过眼，门前摘菜露承颜。山风轻渡桂香传。

踏入山庄庭院，更能体会主人营建的用心。青石板小径随地势婉转延伸，石板缝隙间苔藓、车前草自在生长，不作刻意清除，留住原生山野意趣。院侧一方浅池，接引山涧渗泉，泉水自岩隙缓缓注入，水面浮几片荷钱，数尾游鱼从容来去。池畔青石覆满青苔，常有山雀飞来饮水，见人影便振翅一跃，隐入林间。

主屋长廊最宜静坐。宽大的木廊向外伸出，摆放着原木长桌与藤椅，桌上可置茶具，可展书卷。坐于廊下，抬眼是连绵群山，低首见庭中花木，侧耳可闻太白溪水淙淙，声如古筝，柔似秋雨，听得连呼吸都跟着慢下来，再就着满院金桂，共煮一壶秋香。

晴日里阳光缓缓漫过山脊，先铺满对面山坡，再慢慢落向庭院；山间起雾之时，乳白薄雾顺着山谷漫涌，先掩住山脚茶园，再笼住半山民居，只留几座高峰浮于云海。此刻，刻满摩崖的崖壁隐入烟霭，这一方山谷，仿佛暂与尘世相隔。

自山庄下行不远，即抵太白溪岸。溪水清浅，水底鱼儿穿梭在卵石间，历历分明；水流撞在巨石之间，叮咚作响。沿溪溯行，一路寻访摩崖石刻，立于崖下仰观，笔墨嵌于山石，山水与书法相融，方懂“大块文章”四字深意。溪边常遇写生、摄影采风的游人，也有村中老人扛农具缓步经过，遇见游人便温和颔首。小川村民性情淳朴，田间劳作的乡人，偶尔会递来新摘野果或时蔬，乡村人的厚道，往往就在这样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山居一日，最动人的感受，是时光在此放缓。城中日子，总被闹钟、日程、消息催促奔忙，分秒都似不容耽搁；来到小川凤鸣山居，光阴仿佛自动慢了下来。不必赶早，不必奔赴下一处景点，想睡到几时便睡到几时，想沿山路漫无目的游走，或是独坐廊下发呆，都随心自在。有时什么也不做，只看流云在山间缓缓舒卷，溪水在石上静静淌过，听清风穿竹，泠然有声。这条太白溪，载着太白遗踪、崖上笔墨，藏着秦巴山间自《诗经》延续至今的山野吟唱，也流淌着一溪黄酒醇香。所谓山居清欢，不只是避尘偷闲，更是静坐山水之间，细读天地写在群峰溪谷里的这篇大块文章。

东门街遇雨

■罗锦华

梅雨季的竹溪东城角，总爱在黄昏酝酿一场心事。云絮自地母庙那头卷来，香樟树的叶子在风中翻出银白的背面，街角芝麻饼子的焦香，忽然就洇染了湿意。雨是踩着猫步来的，起初只是零星的试探，待我察觉时，整座城已浸在银灰色的水墨里。

东门街老巷口的青砖墙，悄然洇出深色的水痕；钟鼓楼的飞檐翘角，静静垂落晶莹的珠链。穿旗袍的老板娘不慌不忙收起展架上的时装，挂钩上还残留着阳光蒸腾的暖香。她收完最后一排，退后两步看了看天，又弯腰把吹落在地的一只衣架拾起来——那动作不紧不慢，像是见惯了这场面，知道雨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那些撑着花雨伞的背影，摇曳着，像一行行游走的韵脚，为这老街旧巷的雨幕平添了几分灵动。

我出来得匆忙，没有带伞，便走向月宫池畔的凉亭避雨。看雨点在水面弹跳、游走、腾挪，踩出深深浅浅的小水坑，又倏忽隐身不见，叫人不由得轻松下来。这景象，又让我想起母亲在灶台边翻炒砂砾中的玉米粒，“熟了！”砰砰砰砰，一顿欢腾的炸裂，眼前满池塘仿佛都是蹦起又落下的小花粒。雨趣盎然，竟一时看得入了迷。

冷雨落入温热的池水，水面漾开细密的涟漪，渐渐腾起一层薄薄的水汽，由浅渐浓，自低向高，缓缓漫溢至岸上。半个池子烟笼雾罩，恍若仙境。透过水雾远望池中三艘乌篷船，桅杆上悬着的灯笼在雨中轻轻摇晃。

视线转回岸上，雨水将红漆栏杆与木栈道的枣红晕染得更深，色泽温润。雨滴敲击雕栏与瓦面，声声入耳，熨帖心怀。一位着宝蓝色汉服的姑娘立在廊下，望着对岸出神。她一手撑着伞，另一手垂在身侧，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汉服腰间的系带，像在等什么人，又像只是在看雨。

此时人民公园的月宫池，正上演着雨的盛宴。雨脚如麻，在池面织出一层细密的银网。退休的牌友在亭中对弈、长叙；穿背心的老伯守着棋盘，楚河汉界间的落子声，与沙沙雨脚悄然合奏，是生活安稳的节拍。外卖小哥的电瓶车碾过水洼，倒影碎成星星点点的霓虹，是奔忙中的一抹亮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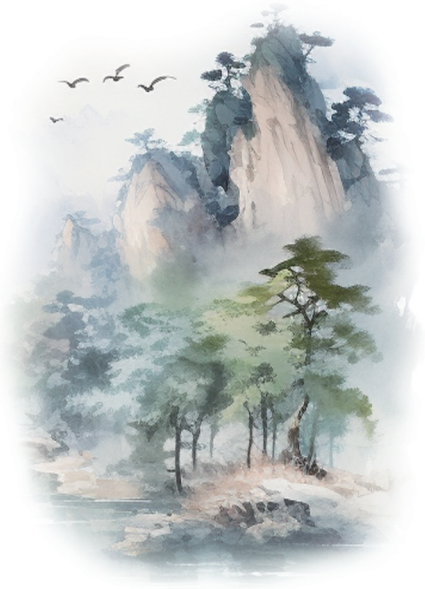
暮色渐沉，雨将街灯晕染成毛茸茸的光团，温情融融。便利店暖黄的橱窗前，守店的夫妻共食关东煮，蒸腾的白雾，笑语低回；孩童踮脚在玻璃上描画笑脸，一个雨滴顺着玻璃滑下来，笑脸便多了一道长长的泪痕，孩童怔了怔，又咯咯笑着重新画起来。

此刻，雨丝正将钟鼓楼的尖顶，细细绣进灰蓝的天幕。整座城市的喧嚣，被这绵绵雨意调和成一支温柔的小调，流淌在东门老街的阡陌小巷。

恰在此时，手机铃声响起，是孩子在催促外出的母亲归家。

我收起手机，抬头望了望亭外绵密的雨帘，又看了看便利店橱窗里那对忙碌的夫妻。雨还在下，不急不缓，像是要把这一整天的光阴都拉长、再拉长一点。

我转身走进雨里，脚步比来时轻了些。



诗意茅箭

■尚宏厅

世间总有一些地方让人神往
总有一些风景让人留恋

都市的喧嚣刺疼神经
疲倦的灵魂，总在寻找宁静
好让它松弛，安放

不妨走进茅箭
来和秦巴的山，好好对坐
车城的后花园，藏着山河无数珍宝
洒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上
山会敞开胸怀，收留浮躁的心绪
慢节奏，是这里秘而不宣的药方

它是秦巴山岚起伏的皱纹
是神农余脉悄悄伸来的足趾
是武当山舒展的翅翼
落在鄂西北，一块被天地偏爱的秘境

破晓时分，森林先接住第一缕光
世界变得豁然开朗
林海是身体织就的青衫
河流是腰间垂落的素练
云雾是随手拢起的纱幔
翠嶂列队而立，黛色连绵

红墙道观藏着岁月低语
红色遗址镌刻滚烫的往事
千年苦楝攥着千年传说
举人旧事在风里断续流转

山中的生灵自在栖息
跳跃的猴，笨拙的熊，灵巧的獐
大地寄养的精灵
与人类共守一片山河
相厮相守，地老天荒

走进茅箭
心，会换一种节奏呼吸

在城里匆匆忙忙
来这里不慌不忙
或立，或坐，或卧
天地在此敞阔

登临赛武当，群山俯首来晤
流云从崖边出走，飞瀑垂落素帛
梅山樱海漫卷时节
可掬清风，可饮山露

俗事被山云隔在界外
人随云影，逍遥如闲仙

山外之人接踵而来
奔赴一场山水之约

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163.com

发行中心：8658548 广告中心：8114000 邮政编码：442000 零售价：2元 年定价：278元 承印：十堰日报社印刷厂（地址：十堰市人民中路58号）